

福田



20

免
費
贈
閱

PUNYA-KṢETRA MAGAZINE

2

-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二月十五日出版
佛曆三〇一五
- 發行人：施國雄
- 發行處：福田雜誌社
- 社址：台南市70019忠義路2段38巷8號(湛然寺內)
- 郵政劃撥：0366921~4 福田雜誌社帳戶
- 電話：(06) 222-8518
- 印刷廠：南功美術印刷廠(台南市健康路209~4號)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誌字第5246號
-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2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

佛 教 月 誌

- △佛教正定獎助學金，七十六年度悉已頒發完畢。佛教界創辦之高中、高職、佛學院共二十二名，每名二千元。
- △靈巖山寺傳戒法會中，設立淨土懺壇。讀誦無量壽經，禮拜阿彌陀佛四十八願。
- △高雄市佛教會，訂國曆四月八日起，啓建在家二衆傳戒法會。地點在打鼓岩元亨寺。
- △慶定法師任西螺福善寺住持。
- △法界佛教贈經會，贈送宣化法師講述之楞嚴經淺釋。各寺欲請者，函告台北市農安街二二七巷九弄十六號六樓。
- △因明雜誌，自七十七年暫時停刊。
- △台南縣永康鄉妙心寺，二月五日至十日，舉行學佛冬令營。
- △基隆十方大覺寺，訂五月卅日起，傳授在家戒。
- △台北縣五股鄉寶纈寺，訂十月廿一日起傳授在家戒。
- △台北市慧日講堂星期學院招生，報名電話：七七一—一〇二六。
- △台南市佛教會理事長然妙法師於國曆二月十四日下午入滅。

本期目錄

◎彰化八卦山大佛近影	封面
◎佛教月誌	1
◎社論：疾與久	2
◎由禪林寶訓略談住持佛教道場應有的風格——紀念然妙長老入滅	3
◎對然妙長老片段認識	5
◎大乘佛教的簡介	7
◎隨緣事事了	10
◎寒山詩欣賞	11
◎福田詩偈	12
◎天台講記	13
◎習律——夏中一日第三章	17
◎湛然寺七十七年度共修表	20
◎湛然寺七十七年度一月份會務報導	21
◎佛龕風光	封底

● 免費贈閱
● 園地公開
● 歡迎函索
● 盼您賜稿

疾與久

時代遷流急遽，社會多端變化。兼以教內密法即身成就風行。教外自宋元以訖明清，因須要而興起各類速成信仰。在此大環境下，學佛由凡夫疾成佛果，花費時間長短，為如一念三祇，一夕夢百年事？為如百劫修飾相好？是今日佛子重要話題，學佛選擇法門考量優先條件。

以世法辦成，時間緩急，各有規範。雖有「好古敏以求之」，亦有「欲速則不達」，皆是孔老夫子視不同情況答案。如植物成熟，經過時間長短一定，非可任意遲速。摧熟究非正常。

佛教三乘行果，以俱舍、唯識看法：聲聞三生六十劫得證應果。緣覺四生，遲至百劫而證其果。菩薩經三阿僧祇劫得大覺果。與此文時間，曠日持久相對其他宗派，多有速成者：

如屠兒在涅槃會中，放下屠刀，立即成佛。此不但表明佛教心法轉變快速，又成家曉戶喻改過為善名言範例。

如晉譯華嚴梵行品：「以少方便，疾得一切諸佛功德」。「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知一切法真實之性。具足慧身，不由他悟。」此疾得正覺經文，天台華嚴兩宗皆申演成重要教義。

如東瀛由空海大師著即身成佛義始，一念成覺，一觀成佛，現世得成無上覺，久已形成固定信仰。

如中土新禪法，拋棄戲論之蕪，重悟輕經。直指人心，即心是佛。邁過驢年，超越千經萬論。其法門快速，不落今日科技噴射速度之後。

如持名淨土，至簡易，至奇特，不可思議，至巧方便法門。託彌陀本願他力，五濁凡夫也會快速橫超片出，與地上菩薩相同。

如三論宗看法，一切六道眾生，本來是佛，一念成覺。

由以上所舉，得一綜合概念：佛教法門並非紆曲不前，其理論悉屬了當快速，滯礙多發生在實踐上。一切凡夫距離佛道，或無距離，或距離相等。是如何以有疾久？問題發生，或在下列因素：

一、根身利，觸發快，與法門融洽
二、根身鈍，觸發慢，與法門隔絕
不契。

二、功德積存深厚。

三、功德貧儉。

三、易行道。

三、難行道。

四、他力加持。（包括佛菩薩以及師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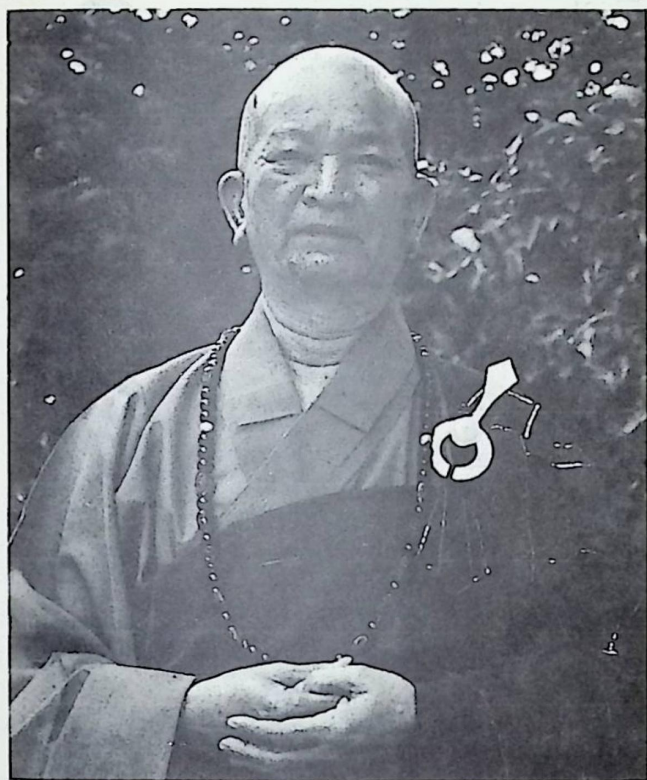
四、自力摸索奮進。

五、化城誤認。

五、求達寶所。

六、大環境溫床籠罩。

六、水淺船難高。



由禪林寶訓略談 住持佛教道場應有的風格

庵 雲

紀念然妙長老入滅

蓮池大師云：「人初出家，雖志有大小，莫不具一段好心。」「所謂的好心就是道心。故華嚴云：「初發心便成正覺。」唯恐凡人聖心不能持久，被名聞利養衝沒，道心漸薄，俗氣漸增，故須有刺激道心的良方。唯個人喜好不同，才能智慧有異，有人專研經究典，以世尊教義為準則。有人偏重個人行持，以戒律約束身行。有人喜好事業，以慈悲為宗旨。有人則坐化一方，興教弘化。種種不同途徑，莫不都是激勵道心的增長，延續佛教之生命。然如何做纔是得當，探求古德，必有其模型，概從古至今，在千千萬萬個出家人當中，能書於高僧傳，能書於聖人傳記者，其言教，其身行，必能做後人模範。

禪林寶訓雖是專記禪宗大德風範，亦可做所有佛子楷模。三百篇，記古德言行，尤其詳述，領眾應該具備的風格，篇篇真切，句句妙用。後代緇徒，無論是志學、勵道、應事、弘法

、領衆都可奉爲圭臬。茲舉二、三例，作爲新春後之精神食糧與各位讀者結緣。

圓通居納和尚說：「跛者不能自個行走，須仰賴拐杖，若一天失去拐杖，則顛仆不穩。過河須靠舟船，若失去舟船，則有被淹溺之險。修行的人，若不知守節義以自重，欲以權勢來制御別人，一旦福盡業現前，既失去權勢，平時又不守節義，則不免招致失杖失舟之危險。」這是對寺院住持最佳提醒語。挾權勢制御人，易招冤怨，權利本來是用以服務別人，非用來威耀自己。有一天若自己稍具福德，負責重大，千萬記住圓通居納禪師的教言。何況出家人沒有權勢，也未必會屈服於權勢。萬不可挾權勢以威武，促使自己造業。

浮山法遠圓鑑禪師說：「住持有三要，若缺一項，則道場不能興，佛道不能旺。第一仁心：爲住持者，具仁心，則能行持道德，興揚教化，安撫上下，來往悅樂。所謂躬行於上，風動於下，使上下變化氣質。第二明察：對事對物要能洞燭觀察，無一事一物惑蔽自己，則可遵守禮義，審識安危，辨察賢愚，分別是非。第三義勇：做事有果決力，不會猶疑不斷，姦詐諂佞，必定剷除。」領衆教化，此三要實爲必具。若缺一，寺必衰，缺二必危，三者具缺，則不但寺院不能興，佛法亦掃地烟消。原因無他，亦如法遠禪師說：「仁而不明，如有田不耕，明而不勇，如有苗不耘。勇而不仁，猶知刈而不知種。」只存仁心，而不明察，則流於婦人之仁。能明察而無果敢，姦詐

諂佞不能除，則流於懦弱。果敢而無仁心，則流於刻薄寡恩，粗厲專制。是以住持必要具此仁、明、勇三要。

高菴禪師說：「行教化，所至大者，莫不以道德先正其心，然後再以禮義修其身。爲住持能以道德自尊，則學者必能崇尚道德，懷恭敬心。若以禮義修身，則學者亦尚禮義，視諍競貪婪爲羞恥，不敢妄爲。」行教化者，若無雅量含容，處處表現出怠慢無禮，則住衆有受凌辱橫暴感受。行教化者，若不莊重而起動色之諍，則住衆間將形成互相攻鬪的禍害。

擴大的說，行教化者，不指少數人而言，凡是出家，即爲人天師範，都具有行教化者身分，若世間之仁義道德，尚不能守，以何德行受人尊崇。現今之出家人，稍受教育，或涵養厚者，或可自尊自重。可惜佛教這個大團體，良莠不齊，龍蛇混雜，明諍暗鬪，破口罵人，甚至扭轉相打，將佛子威嚴丟盡，猶不感愧疚，亦偶有見聞。倘使將古德風範多體會，多受薰習，多受惕勵，或能扭轉生機，佛教庶可興盛。

然妙長老任竹溪、正覺兩大寺住持，又任台南佛教會理事長。創辦竹溪佛學院，親自傳授禪林實訓課業。雲與長老見面機緣很少，偶有公事或佛教集會，直觀上感到長老是一慈祥老人，必以禪林實訓所記古德風範嚴謹自守，雖貴爲理事長，絕未見挾勢自重。其領導兩寺百餘人，必具仁明勇三要。這可得歸於長老深得禪林實訓教言個中三昧。故不但兩寺住衆，甚至台南所有大衆信徒能信其言，服其德。

對然妙長老片段認識

法幢

春節氣象，已經薰染着寶島。這天二月十四日下午，荷着

鋤頭去清除茅蓬東邊松樹四周雜草。突然施國雄居士來電話，

告知竹溪寺然妙長老以心肌梗塞症，於下午三點十分入滅。意外驚駭的消息，真是佛道衰微，人生泡影，三世寄旅不留住客。第二天上午趕回台南，與湛然住眾數人到竹溪寺，在長老將成遺蛻前助念，願勿昏沈，一念具足不可思議，速即超脫。

§

§

§

由自己根性德業俱有不足，與佛教現狀甚有疏離，致少親

近名德。能夠略知竹溪寺，是由於慧公上人四十年初，曾在該寺掛搭兩年多。在這段時間裏常去親近。偶然在走廊過道碰見寺眾，但不熟悉。僅知此人即通妙師，此人即虛妙師，此人即然妙師而已。有機會慧公也略加介紹，如當時通妙師在新竹一佛學院讀書，慧公讚說其上進好學等。當時一般印象則是：他們都是佛教未來的龍象，眼淨老和尚座下的一羣幼獅。都是奮發向上，有為才俊青年僧。（慧峰上人紀念冊第八頁，刊有一

張竹溪寺四十一年諸僧照片。）

§

§

§

是五十九年底的冬日，一天，慧公上人叫我陪侍去竹溪寺，探望臥病已久的眼淨老和尚。當時老和尚在寺外南邊一座二層小樓樓下休養，已陷入昏迷狀態。看到侍疾的然妙長老向慧公頂禮，報告病情。已捉捕不到四十年間青年僧的影相。歲月摧剝，佛事勞累，臉上掛出本省出家人中年特有的氣質。

§

§

§

六十年的冬季，台南佛教會發動托鉢募款，配合社會冬令救濟。我和聖力師兄代表湛然寺參加。然妙長老時任台南佛教會理事長，領着四眾徒走遍大街小巷，辛勞備至。在出家人托鉢行列中，見到一二位穿西服褲皮鞋，上搭僧衣。如此對照，他的威儀相當標準難得了。

§

§

§

然妙長老高足常定法師，曾從慧公上人學教觀有年。據說

天台三大部，已傾囊相授。以後常定法師續埔里佛光寺樂果老法師天台法脈，為第四十五代法嗣，是出家人中對台教用力最勤者之一。所謂嚴師出高徒，從這方面也可測知然妙長老的學養境地。

§

§

§

以本省規模標準說，竹溪寺算是一座大型寺院，住眾甚夥，開支浩繁。和其他寺院一樣，要依賴經懺佛事維持。在這樣形態的道場環境中，然妙長老竟能排除萬難，開創一純男眾佛學院，雖不盡理想，總得具有相當的毅力和決心。他除擔任院長外，又親授禪林寶訓一課。十幾年前，和中華日報合作，設置眼淨老和尚獎學金。以及由他兼任住持的正覺寺，建築一座佛教活動中心，舉行講經弘法，經年不斷。由這些事實證明，他對佛教教育文化的推展，付出一分心力。所以絕不能以一應赴僧視然妙長老，也不能漫言竹溪寺是經懺道場。

§

§

§

和然妙長老相遇次數不多，因為自己不是「上中前」法師，生性靦腆，大眾場合很少參加。迫不得已隨喜，也願意雜挾在大眾中。幾次他都走來面前打招呼。年初有機緣北上，到一大法會供齋，感覺到俗氣瀰漫，形同大事業，住持世諦稍重。結果是謙受益、滿招損。中途經過一座新興道場，聞名不如見面，實以富貴相誇耀，信徒也就跟着附和，尙不知出家人是怎麼回事。與這些佛教新貴比較，竹溪寺保持着傳統樸

實道風。長老丈室如一般僧寮，沒有特別設備。小於長佛十二搦手，內廣七搦手律制。他的交通工具，是一中古摩托車。

§

§

§

去年冬的一晚，相值於正覺寺，見其衣著修整，儀態煥發。掛着一串人頭骨型人骨念珠，更蘊發出有道者氣象。若沒有深厚堅實修行，是不敢持掛這類陰煞氣甚重念珠。反之，道行高者可以借人骨實物觀照無常，助道力量甚大，九想易成。有幾次參加信徒逝世告別式，碰到由他主持移靈說法。他幾十年唱念純熟，聲調舉重若輕，好像不費一點氣力，自然流出。最能令人感動是說法時，那嘎然一聲，特別具有震撼力，定能使憤慨的神識，一剎那驚覺間，閃出一絲正念。

§

§

§

今天台灣一些大型寺院住持，虛位形的不必談。若真能負責，多由建築、攝眾等不容易。和外界環境也比傳統社會複雜。法令干擾，多如牛毛。種種俗務，已窮應付。累及色身，敗壞加速。一般指因廟累病倒者，稱「道場成就」，戲謔中含有多少無奈。像竹溪寺這些年，常從報導中知道挾在台南縣市政府中，牽扯不清。任住持的然妙長老，叫人無限同情。今日佛門住持纔真正是犧牲奉獻的一羣，爲了佛教。



大乘佛教的簡介

水野弘元作
蘇榮焜譯

二

顧自大乘佛教興起以後，未幾部派佛教也紛紛附和，乃使這個運動逐漸於印度各地，普遍展開。其次，部派佛教由於深受大乘佛教的刺激，其內部也作了相當的調適與改善。當然兩者之間，先則常不免相互抗衡，但終於相容互納，以全心意對付外來的異教，據而形成佛教在印度的全盛期。

原來自公元三世紀起到公元五世紀止，閱四百餘年，佛教在印度史上，駕乎其他宗教或各派哲學之上，可謂相當興盛，西洋學者咸稱這一個時期的印度，謂「佛教的印度」。唯衡諸當年印度佛教，固如此興隆，究其所能支配者，殆屬一般庶民的內在精神而已，至若有關民間的生活與習俗，乃至社會殘存的階級制度，則未受佛教絲毫的影響，實則佛教的教化宗旨，似亦志不在此。以故，在佛教全盛時期，由於佛教自始不能滲透印度社會生活的層面，乃造成佛教無法落實印度的原因。

再自公元四、五世紀以後，印度由於正統派的復興，勢力鼎盛，它一方面保留印度教的民間信仰，另一方面也將佛教部份卓越的學說及戒律，予以採納。如此一來，佛教精神與優點乃廣為印度教所吸收，反觀佛教却一味追求

一

說來大乘佛教的興起，蓋由於部派佛教逐漸流於形式化、學術化，殆將佛教原有的宗教活動，廢弛怠忽所致。為針對此弊，於西元一世紀前左右，乃產生一種嶄新的佛教，以揭發原始佛教本來面目為其宗旨。再這個新興的宗教，將部派佛教稱之為小乘或聲聞乘，自始予以蔑視及排斥。且在佛說的名義下，自創了與部派佛教迥然不同的經典，亦即一般所謂的大乘經典。至於大乘經典的作者是誰，實無從稽考。唯在擁護大乘佛教者看來，若世尊於今再世說法，諒其說法的内容，與此不相悖。易言之，大乘佛教真正的佛法，且此佛法才能展現世尊的真實義，遠非一般部派相傳的經典所可比。

惟一般部派佛教却認定大乘非佛說，復以大乘經充滿一片邪說云。然則佛說與非佛說的內涵謂何，其分際在那裏，於此似有商榷的餘地。若僅就歷史上釋尊所為的說法，始作為佛說觀時，要知一部阿含，其出諸佛弟子口述者，當不在少，是則其非純粹佛說者也明矣。而況，迄今一般公認為佛說的阿含經，係釋尊滅度後數百年，始而問世的作品，其間經過不少傳誦與記述，幾經有意無意增刪、潤飾，嚴格說來，已失去釋尊說法的原貌，自可逆料。是則此原始經典謂為佛說，似亦不盡妥。故今日學界的通說，以只要能把佛陀的正法，據實不二予以表達者，則視同佛說無異。準乎此，大乘經典謂為佛說，自亦未嘗不可矣。

學理的探討，至如信仰與實踐一面，不予應有的重視，似此情勢，直至公元七、八世紀末，尤變本加厲，須知當時的印度回教大舉入侵，其教徒傳教時，一手執劍，另一手則執可蘭，到處肆虐，卒使佛教慘受無情摧殘，不但寺院與佛像多遭毀損，如僧侶被殺、經典付之一炬，如此這般，直至公元一二〇〇年左右，佛教在印度終歸衰亡。

三

按印度大乘佛教，大抵可分為初、中、後三個時期。以上三個時期，因各有不同的思想，特質與文獻，概述如下：

(一)初期大乘佛教：係指公元前後算起，以至公元三百年左右而言。這一段時期的大乘佛教，顯得無比的新鮮，具有大乘的典範。再此時期的佛教，處處以信仰與實踐作為中心，殆將釋尊的精神內涵，展露無遺。初期大乘經論的撰述，其一切主張皆不離此。關於初期大乘經論的要目，舉其犖犖者如：般若諸經（大般若經、小品般若、小般若、金剛般若、理趣般若、般若心經、仁王般若。），維摩經、華嚴經（六十卷本、八十卷本、四十卷本等），法華經、無量壽經等皆是。至於專研以上經論的學者為：龍樹、

提婆是。龍樹著有中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十住毘婆娑論、迴諍論等，另尚有其他重要著作問世。提婆則著有百論、四百論等留傳。

(二)中期大乘佛教：係自公元三〇〇年左右算起，至公元六百年左右止而言。這一段時期的大乘佛教，似又逐漸步趨入哲學研究的階段，斯與大乘原初主意又相違矣。究其原因，或以當時外教致力於哲學思想的探討，不遺餘力，乃有所謂六派哲學的勃興，為了抗衡當時的情勢，不論大乘抑小乘，予佛教哲理的闡揚，乃孜孜不遺餘力。

正因隨着佛教日臻學術專門化，反將一般庶民之於佛教的信仰與實踐，趨於不顧，終又帶來佛教衰頹不振的命運。綜觀中期大乘佛教主要的文獻或經典，皆含蘊眾多的哲學理論，初看之下，幾與一般哲學書籍無異。唯其如此，如僅就哲學思想理論的觀點以言，中期大乘佛教在印度佛教史上，佔有相當輝煌的一頁。

有關中期大乘佛教的主要經論，以思想而為劃分，約有以下三個不同的系統。(1)以詮釋如來藏或佛性的經典者：有如來藏經、勝鬘經、大乘涅槃經是，(2)以詮釋瑜伽行派

系統的經典者，有解深密經、大乘阿毘達磨經是，(3)以綜合上述兩種思想者，有楞伽經是。餘如金光明經、寶積經、大集經等，亦屬此類。

至於專門研究中期大乘經典，於其教理詳加解說與組織的學者，更不勝枚舉。如彌勒、無著、世親（天親）、安慧、聖慧、陳那、護法等皆是。渠等在哲學方面所留下的大作，其屬瑜伽行派系者有：瑜伽師地論、攝大乘論、大乘莊嚴經論、唯識二十論、唯識三十頌、成唯識論等；其屬如來藏系統者有：佛性論、寶性論等，至融合兩者的要著，則有聞名的大乘起信論是。

說到中期大乘佛教的派別，可知中期大乘的經論，多經中國播譯而流傳，促成中國南北朝及隋朝的佛教為之大興。再印度中期時代，為初期大乘之中論，專作研究與解說之中觀學派，盛極一時。唯此派有兩種不同的主張，正如同瑜伽行派亦出現分派是，且會有中觀與瑜伽行派之合流出現，可謂眾說紛紛。但以上分歧傳入中國者不多，現在只有少數藏語譯作可見。

綜之，在中期大乘佛教時期足以代表佛教哲學的重鎮，且為外教所引用採納，其中屬於

大乘者，則有中觀學派與瑜伽行派兩種，屬於小乘者，則有毘婆沙派（說一切有部）與經部派兩種。另在中國作為代表小乘之說一切有部之文獻，則有大毘婆沙論、雜阿毘曇心論、俱舍論、順正理論等，凡此為數極多的作品，經譯為漢文而流播。其中與經部關係最深之論作，復經漢譯完成者，則有成實論一部。

（二）後期大乘佛教：係自公元七世紀起，到公元十三世紀初止，亦即佛教在印度本土滅亡為止的這一段時間而言。後期大乘佛教的肇興，無疑是由於中期大乘佛教，太過注重哲學理論的探討，且專事註釋學的研究，以至疏忽民衆的信仰與實踐，乃引起重振宗教活動的呼聲，並促成大乘佛教的運動。至於在這個時期的佛教，雖一方面着重佛學的鑽研與探討，另方面為使佛教簡明易曉，乃藉象徵式表達的方法，期使佛教的理想得以實現。須知當時印度一般的風潮、標榜象徵主義的韃靼文學正在到處風行，而佛教為了順應這個風潮，才有所謂象徵主義的後期佛教出現。實則這就是一般所說的眞言密教。根據眞密的說法，計有手結印契的身密、口唱眞言的語密、心念佛及其象徵種子的意密

，此謂之三密，要不外乎以實現佛教理想為目的。

再上述以象徵手法，務使佛教深邃的哲理得以平易化，曾使佛教得以新的面貌，在當時佛教根據地的東印度地方，普遍風行。但為時不久，由於密教與當時墮落不堪的民間信仰結合，頓失正統佛教所有的完善理想，兼以佛教痛遭印度教與回教圍攻與迫害，終於在印度消聲匿跡。

有關後期大乘佛教的重要文獻，諸如大日經、金剛頂經、蘇悉地經、以及其他種種眞言陀羅尼或儀軌等皆是。以上多有漢譯本可看，但在藏譯本中，有更多漢譯本所無的有關密教文獻刊行。再自來藏教喇摩為密教佛教系的主流，設欲鑽研後期大乘佛教者，對藏譯文獻宜多加參閱。

四

印度佛教迄自部派佛教起，嗣經初、中、後期階段，自公元一世紀以後，一有機會，或經由中央亞細亞，或經由南方海路，陸續轉傳入中國。自此千餘年間，主要經典莫不一一漢譯完成。再自公元七世紀起，至印度佛教滅亡為止，閱數百餘年，不少印度佛教及其經典，則傳入西藏而由藏語譯成。

其次，爪哇、蘇門答臘、婆羅州等南洋屬地，又自公元四、五世紀左右，由印度本土傳入佛教，亦盛極一時。至於中國佛教則經韓國而傳入日本，西藏喇摩則由蒙古而傳入東北。以上所言，蓋指大乘佛教之傳播，他如部派佛教之於錫蘭、緬甸、泰國、高棉、寮國等地流播，無疑屬於上座部佛教之系統，迄今民間信仰不衰，並此附及。



隨緣事事了

覺蓮

據說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私遊江南，有一回站在江蘇省的金山寺，靜靜地望著眼前一片白茫茫的江水，長江上正有許多船隻來來往往，這時候有位僧人走過來，他當然不知道皇帝就在他前面，乾隆皇帝微笑地向這位迎面而來的僧問道：「師父啊！這兒您已住了幾年了？」「大概幾十年了吧！」「幾十年來，每天來往的船隻有多少呢？」僧人說：「我只看到人生的江上有兩隻船，一隻爲名，一隻爲利。」

這是一則令人深省的故事，同樣的，明末清初文學家李笠翁也曾說過一段有趣的話，他說：「人生就是戲台，歷史也不過是戲本，而且，只有兩個人唱戲，沒有第三個人，那兩個人？一個男人，一個女人。」

說穿了，人生究竟也沒什麼，爲名也好，爲利也罷，是男人也好，是女人也好，總逃不過緣生緣滅，因此，佛教視一切如空花水月，本不可撈揀。學佛的人正好在這當中隨緣度日，或建道場，或修梵行。總是緣聚則生，緣散則滅，視得破，坦蕩蕩，視不破，憂懣懣。

日本有位一休和尚，他的教化往往很能一針見血；有一位異教徒曾這樣問他：「佛法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一休和尚回答他

：「在每人胸前三寸間！」異教徒聽了這話，就從懷中取出一把小刀，逼向和尚胸前道：「如果是這樣的話，就請你讓我看吧！」而一休和尚並不是一位通常的人，他的機智足以使異教徒無法招架，只見他口中吟道：「每日盛開的吉野櫻，你去把他剖開來看看吧！看看這裏面究竟有沒有花？」就這樣，他降伏了異教徒。也輕描淡寫地道出佛法的真義。佛法究竟在什麼地方？佛法就在每人心中和日用之間，並不會離開過他，只是識與不識，信得過信不過而已。

有位僧人去參真淨禪師，真淨禪師問他：「你了悟了嗎？」僧人說：「未了。」禪師又問：「你吃飽了嗎？」僧人答：「吃過了。」禪師哈哈笑道：「還說未了！」這時外面正下雨，禪師又問：「門外什麼聲音？」僧人說：「雨聲。」禪師又道：「還說未了！」僧人仍舊不明白，禪師又道：「面前是甚麼？」僧人答：「屏風！」禪師又笑道：「還說未了！」禪師真是恨鐵不成鋼；望望前頭這位參學禪者問他：「這樣你懂了嗎？」僧人搖搖頭：「還是不懂！」禪師只好下注解了：「隨緣事事了，日用何欠少，一切但尋常，自然不顛倒。」就這麼簡單，佛法並不要我們去攢牛角尖，一切但尋常，直心是道場。

寒山詩欣賞

❧

山中何太冷
草生芒種後

自古非今年
葉落立秋前

沓嶂恒凝雪
此有沈迷客

幽林每吐煙
窺窺不見天

❧

城中蛾眉女
長歌三月響

珠珮何珊珊
短舞萬人看

鸚鵡花前弄
未必長如此

琵琶月下彈
芙蓉不耐寒

❧

俊傑馬上郎
四運花自好

揮鞭指柳楊
一朝成萎黃

謂言無死日
醍醐與百室

終不作梯航
至死不能嘗

❧

欲向東巖去
徑窄衣難進

于今無量年
苔粘履不前

昨來攀葛上
住茲丹桂下

半路困風煙
且枕白雲眠

福田詩偈

除夕有感

丁卯臘月

希錢

大小寒來催盡年、厭聞臘鼓急如煎、
清貧斗米同添歲、暴富千金耻鄙荃、
莫笑菜蔬非敬品、却嫌豐饌欠心虔、
管他風雨飄搖過、爆竹聲中自樂天。

迎新春

調寄醉太平

希錢

一、千戶桃符、萬衆歡呼、祥龍獻瑞溥敷、
誰云德傾孤。
二、春展鴻圖、其勤在吾、欣看大地復蘇、
揮戈共匡扶。

天台講記

洪瑞福



下篇 法華世界

天台是以法華經立宗的，因此想要真正的深入探討天台，應從法華經著手。上篇五章所介紹的是天台的基本架構，瞭解基本架構後，在思想中稍微有一個概念後，再來研究法華經，或許能有更深一層的體會。

下篇第六章採吉藏大師法華遊意大意門中的幾個見解加以演釋。第七章把法華經中七喻摘選出來，加以討論，盼能從七喻中，多少能瞭解法華經。

無論如何，閱讀完了本文，還是要拿出法華玄義和法華文句，花一些功夫加以研讀，才是深入天台的真正要徑。

第六章 佛陀說法華經的本意

法華經是大乘經典之一，也是佛陀晚年所說的法。佛陀從第一章嚴時說華嚴後，四十餘年佛教中所應具有的大小乘道理，幾乎都已包括，為什麼在晚年又說了法華經呢？這其中一定有相當的道理的，本章將逐一的加以討論。

一為迴小向大的菩薩說菩薩行，故說法華。

佛弟子從一接觸佛法開始，絕大部分的人都立志行菩薩道以成佛，可是眾生的根基是有個別差異的，佛教希望大家都行菩薩行，事實上這是有困難的。上根的人一聽到佛法，會勇往直前，奮不顧身的為佛教辦道，荷擔起如來的家業，這種上根的是直往菩薩。但畢竟這種人並不多，如果佛教只為這些直往菩薩開菩薩道，那麼菩薩道只是少許人能擁有，這將與佛教的本質「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

不互相符合。大多數的衆生是比較軟弱的，人的本性是想自求安樂後，才去幫助、關懷別人。同樣的佛弟子也是人，大多數的佛弟子也都是先求自我安樂的小乘。小乘對於他個人來說並不是一件壞事，可是如果大家都沈浸在小乘的領域中，對整個人類的使命並不是一件好事。幸好人類的本性是有其光輝的一面，一個人在得到高深的智慧或是得到某一件事的大好處以後，會想到在我們四週圍的人類，心中會有一股強烈的心願，希望同是人類的大衆也能像我一樣。佛弟子也一樣，小乘者在證入法性後，深入智慧的領域，也會激起拯救同是人類大衆的心願，這種先學小乘的自度，才轉入大乘的度他菩薩，稱爲迴小向大菩薩。

在佛教的經典中爲直往菩薩說的是華嚴經，而法華經是爲了這些迴小向大的菩薩說的。

法華經方便品最後一個長偈中，佛陀一再的把他今日說法華的原因及重要性提出，因爲這一偈很長，沒法引用，偈中會談及，佛陀成道後，本想疾入涅槃，但是想到過去諸佛的行誼，所以開始說三乘（註一）之道。佛陀深深的瞭解衆生的根性，所以用種種的方法、比喻、語言去度化衆生，讓所有的衆生歡喜，進而得到佛慧。佛陀知道鈍根的人是樂於小法，比較在意於生死問題，如果一下子把佛的本懷說出，會嚇走甚至會嚇壞了這些樂小法的人，所以爲這些樂小法的人說涅槃法，讓他們深入佛慧。其實十方佛土中，只有一乘法，但諸佛爲了順應衆生的本性，所以才引用種種的方便爲衆生說法，這些法雖不是一乘根本大法，却是入大乘法的基本法門，雖然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大法，沒有二乘、三乘法，但這些二、三乘法門是爲了調伏衆生的劣根性成爲柔軟性，使佛子的心性清淨。現在經過佛陀四十幾年的

說法薰陶後，這些小乘者的根器已漸漸成熟了，所以佛陀現在講法華正是時候，因此法華是爲了迴小向大的菩薩說的。

從地涌出品佛陀會說：「是諸衆生，世世已來，常受我化……種諸善根。此諸衆生，始見我身，聞我所說，即皆信受，入如來慧。除先修習學小乘者，如是之人，我今亦令得聞是經，入於佛慧。」

從這段經文中，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佛弟子可概分爲二種類別，一種是已於過去諸佛處，種了很多的善根，只要聽了以往佛所說的華嚴一乘大法，就已成就了佛道，入於如來慧，這種人是直往大菩薩。另一種是修小乘的佛弟子，這些大衆也因為經過薰陶，因緣已經具足，所以佛陀要向他们說法華的一乘大法，讓這類佛弟子也一樣的證入一乘佛慧。從方便品和涌出品經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法華經是爲了迴小向大的菩薩說的。

三要明白的宣示權、實是相輔相成的，故說法華。

對於佛的真理來說，佛法本身是沒有權實之分的，可是爲了一時權宜，因人、因事、因地的不同，而用不同的方法把佛法表達出來，其目的不外是爲了宣揚佛法，使佛法以漸進式的方法進入每一個衆生的心田之中，使衆生們在潛移默化之中，不知不覺的接受佛法的真理，進而改變了自己的思想方式以及行爲的模式，這種佛法，稱做爲權法。那麼什麼叫做實呢？實是不是虛妄的意思，是指萬有的本體，萬法的體性而言，也就是一乘的佛法而言。

在佛法上來說，權、實二法是相輔相成的。實法是言語道斷，不可宣說的實相，是必須經過實際的修行體證，才能明白它是怎麼一回事。如果佛法只光談實法，那將如佛陀第一次宣講華嚴一樣，大多數的衆生都會不知道那是什麼，衆生在久聽之下仍不能瞭解，必定會拋

棄佛法。很不幸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將不是佛的本懷。佛法是圓融的，它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去解釋實法，雖然在這種方式之下談佛法的本性，是有點差距，但是如果不藉用這種方式，大多數的眾生是沒法證入如來慧的。所以對於一個學佛者，應明白體認：「非實無以辨權，非權無以辨實；實有起權之功，權有資實之用。」

然而眾生的我執性是相當強的，尤其是時到今日，離佛已經很遠了，對於佛法上的問題已沒法去請教佛陀了，而三藏十二部又是那麼的浩瀚無窮，因此一般的佛弟子，往往對第一次所接觸到佛法，便奉喻一生，對別的法門便起排斥之心。偏偏我們第一次所接觸的佛法大多是權法，捉住這些權法，緊緊的固守著，對於他本人來說，或許是一件好事，但對於整個佛法的傳遞而言，那也許不是一件好事。方便品：「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如果佛弟子能以平靜的心去面對自己固守的法門，再來對照方便品的這句經文，那麼對於法門之爭執，或許將會緩和和一些。在佛法上稱這種執三乘教理，使人不能悟入一乘法門的，叫做「執權喪實」。

相反的有一些佛弟子接觸到一乘法門後，也緊緊的固守自己的地盤，排斥權教的法門。一個學佛者該深深的體認到「人是有各別差異的」，世界上找不到二個完全一樣的人，縱使是雙胞胎也有少許的不同。用一個法門去容納所有的眾生，好比製鞋商只製作一個尺號的鞋子，要全部的人都穿上這號鞋子一樣的不可能。如果能用一個法門就能容納所有的眾生，佛陀也不必說法四十九年，使今日留下的經典是那麼的多，佛陀早就說一法就好了。方便品很明白的宣示：「諸佛以方便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這類佛弟子應該好好研究這段經文，好好的想佛陀當初說法的本意。在佛法稱這類型的人為「執實喪權」。

」。

天台在判教上認為藏、通、別三教為權，只有圓教才是實。然而在一個天台學子而言，並不認為實才是高，因為權實二智各有不同的妙用，而且佛陀宣說法華的目的，是為了昭示佛弟子：如果棄三乘之教，不但喪實也喪權。同理如果執一乘之教，不但喪權也喪實。這二種人都失去了如來的權、實二智，都住在顛倒妄想之中，已失去了佛法的本懷。佛陀為了使眾生知道權、實二法是互輔互成的，使眾生命白權、實二智，共入佛道，所以才說法華。

三爲了發揚三淨法門，故說法華。

佛教認為：眾生的本性是清淨的，沒有所謂的垢、淨之分。但是顛倒一起，垢就產生了。為什麼會有顛倒呢？十二因緣中認為從無明緣行，行緣識：到老死。表面上從無明開始一一的緣下來，如果把這一大系統濃縮到一個點上或是一個行動上，就會發現眾生的任何一個行動，都會含有無明為主的十二支在內，這時十二因緣不再是分割的，反而是呈一張網似的，連鎖反應似的一同存在。例如當一個人正在破口大罵時，從無明一起，他必定有名色等身心的活動，必定有六入、觸、受的認識過程，必定有愛取的煩惱，必定有罵人這一件事或這念頭的生到死。從無明顛倒開始，垢就愈積愈多，愈多就重。這些垢重的眾生，一般來說是沒法一下子就渡脫或自我超越，因此諸佛就開三淨之教。

垢重的眾生必定淪在地獄、惡鬼、畜生之三途裡。佛陀是慈悲的，觀看眾生淪在三途之中，先說五戒、十善，使已進三途者能度脫，未進三途者能免於墮落，使得眾生更而進入欲界、色界、無色界的三界之中。這是第一淨。

三界雖好，但其中的衆生依然有分段的生生死死，往來其中，有一天福享盡了，又未行善，說不一定又進入了三途。佛如此悲憫三界的衆生，因此說了聲聞、緣覺二乘之道以清淨三界的衆生，這是第二淨。

二乘雖好，已沒分段生死，但仍有變易生死，而且二乘之人心志較小，只是自了漢。佛陀是一個過來人，深知二乘實在不是究竟之道，上面還有更深、更廣、更大的大道等著大家去領受，於是又說了一乘大道，令一切衆生都入佛道，證如來慧，這是第三淨。

佛法上對任何事理的發生有一個不變的體認原則，那就是「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在十二因緣中，如果我們追問「無明雖可緣行，但無明從何而來？」如果真是這樣追問，那好比追問生命的起緣一樣，這不但得不到答案，甚至會墮入邊見。可是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在追問「無明從何而來？」不追便罷，一追之下，必定了知無明的體相是虛妄不實，一切都存在因緣生，因緣滅之上，沒有所謂的從何而來。所以無明的本性既無，垢也無，雖然說三淨法門以止垢，但如果垢已不留下，淨也自然息了。了悟到這種諸法本性的寂然面貌，也就沒有垢淨之分了，自然能證入佛慧，直入道場。

※(註一)三乘：聲聞、緣覺、菩薩。



(續下期)

佛學術語新解戡誤表

本刊第19期第13、14、15頁

肘	君	雖	肘	肘	肘	肘	地	明	肘	肘	肘	肘	肘	肘	肘	肘	擇	小	滿	錯
時	居	串	時	時	時	時	他	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拜	十	漏	正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3.	13.	13.	13.	13.	頁
17.	17.	14.	14.	12.	10.	9.	7.	1.	20.	16.	15.	8.	7.	4.	16.	15.	7.	4.	3.	行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下	下	下	下	下	欄
15.	4.	22.	14.	1.	26.	21.	16.	12.	10.	9.	17.	11. 21.	9. 25.	15.	18.	15.	9.	17.	19.	字
蠻	肘	肘	肘	他	肘	肘	祇	肘	肘	善	肘	肘	肘	肘	肘	肘	性	肘	錯	
纔	時	時	時	彼	時	時	祇	時	時	喜	時	時	時	時	時	時	情	時	正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4.	頁
13.	13.	12.	10.	3.	2.	24.	23.	23.	22.	22.	19.	18.	17.	15.	9.	7.	4.	2.	21.	行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下	欄
18.	30.3. 12	14.	7.	13.	17. 27.	4.	10.	14.	26.	9.	21.	24.	13.	19.	29.	4. 15.	23.	4.	18.	字

習律

——夏中一日第三章

香幢



律、戒法東傳與律典翻譯

律典傳入中國，始於三國時代，曹魏嘉平二年（西元二五〇年）

，由中天竺曇摩迦羅（此云法時），在洛陽白馬寺，譯出僧祇戒心及四分羯磨法。迦羅既至，大行律法。準用十僧，傳授戒法。此為中國

有戒律之始。在此以前，中土出家之風雖盛，僅止於削髮殊俗而已，未稟歸戒。設復齋懺，事同祠祀。

同時，又有安息國沙門曇諦，來到洛陽，亦善律學，於白馬寺，譯曇無德羯磨。此爲中國比丘羯磨受戒所稟之法。時廣律猶未譯傳，亦未有比丘尼依律受戒。嗣後，律典漸備，至劉宋元嘉七年（西元四三〇年），罽賓沙門求那跋摩，於南林寺，設立戒壇授戒。諸尼苦求，更欲於尼衆前授。適值師子國有八比丘尼來，因年臘未足，又十人，不滿，便由西域居士更請外國尼師來，以足十數，並令學宋語。及師子國鐵索羅等三人至京，足前十數。時求那跋摩已入寂，乃由僧伽跋摩（衆鎧）爲尼重授。是爲中國尼衆二部受戒之始。

律典之翻譯，向有四律五論之說。自嘉平二年，至姚秦弘始五年（即晉安帝元興三年），中經一百五十四年，始有廣律之翻譯。而諸部律典翻譯之時代，亦差不多同時：

一、十誦律——爲薩婆多部之廣律。姚秦弘始六年至八年（西元四〇四年至四〇六年），由鳩摩羅什與弗若多羅，於逍遙園共譯。文未竟，弗若多羅卒。後有曇摩流支齋此律梵本來長安，遂復與羅什共譯，成五十八卷。羅什臨寂，以文煩繁，未及刪治爲憾。及至羅什昔日從學十誦律之卑摩羅叉來長安，重加校訂，改最後一誦爲毘尼誦，始開爲六十一卷，並講演之。律學於是大興。

二、四分律——爲曇無德部之廣律。姚秦弘始十二年至十五年（西元四一〇—四一三年），罽賓三藏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耶舍也是羅什昔時從學之師，善誦曇無德部律。姚興疑其遺謬，乃請耶舍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二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人皆服其強記。乃由耶舍誦出梵文，竺佛念譯爲秦言。初成四十四卷，今開爲六十

卷。

以上二種廣律，係譯於關中。

三、僧祇律——摩訶僧祇律之略稱，是爲大眾部所誦之廣律。梵本是法顯大師於印度摩竭提國取回。東晉義熙十二年（西元四一六年）於京師道場寺，與佛跋陀羅共譯，至十四年二月末譯畢，成四十卷。

四、五分律——爲彌沙塞部之廣律。梵本係由法顯取回，但未及翻譯，法顯遷化。宋景平元年七月（西元四二三三年），罽賓沙門佛跋什（此云覺壽）來到揚州。覺壽曾受業於彌沙塞部，專精此律，京邑諸僧請令翻譯。即於是年十一月，在龍光寺，覺壽手執梵文，由于闐沙門智勝譯爲華言，道生、慧嚴執筆參正，譯成三十四卷。今合爲三十卷，並於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以資別行。

五、一切有部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等十八種，爲新薩婆多部所傳之律。梵本由唐義淨三藏，自印度携回，於武則天久視元年，至睿宗景雲二年（西元七〇〇至七一一年）間譯出，合有一百九十八卷。義淨專攻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在印度求法時，曾著有：南海寄歸內法傳，介紹五天之律制戒行。大師雖編翻三藏，而偏攻律部。譯述之餘，常教授學徒，傳行遍於京洛。

六、除以上五部廣律外，有屬於迦葉毘部戒本者——解脫戒經一卷。元魏時，由般若流支譯出。其時約在西元五三八年至五四四年之間。

另有釋律之五論：

一、毘尼母論（經）——依薩婆多部律立論。八卷。失譯人名。

二、摩得勒伽論——薩婆多部毘尼。十卷。劉宋·天竺沙門僧伽跋摩譯。僧伽跋摩，此云衆鎧。元嘉十年（西元四三三年）至建業。十二年正月，於秣陵平樂寺，譯此毘尼摩得勒伽，至九月二十二日訖。十

九年，隨西域商人舶還其國，莫詳所終。

三 善見律毘婆沙論——是解釋四分律的。十八卷。蕭齊，僧伽跋陀羅。西域人，此云衆賢於武帝永明六年（四八九），共沙門僧暕，在廣州竹林寺，譯出善見律。

四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論——九卷。譯人不詳。

五 律二十二明了論——依據正量部律所造。一卷。陳·天竺三藏眞諦譯。

陳光大二年（五六八）正月二十日，都下定林寺律師法泰於廣州南海郡內，請眞諦三藏翻出此論，都下阿育王寺慧愷，謹爲筆受。論本一卷，有二十二偈，以攝二十二明了論。註記解釋五卷，惜已失傳。

自廣律翻譯已來，除五分律未曾宏通外，十誦、僧祇、四分，皆各有其弘揚盛行時期。以其譯出地點及盛行時間言；十誦律，雖是姚秦時代，在關中譯出，到六朝時代，則盛行於長江下游地區。四分律，譯出地點也在關中（陝西），譯出時間比十誦律只遲七年，但到隋朝纔有人弘揚，及至唐初道宣律師大力弘揚，始成爲中國律宗唯一法脈。僧祇律，譯出時間比四分律晚五年，是在建康（南京）道場寺譯成，六朝時，在北方稍有弘揚。五分律，比僧祇律又晚出五年，但在建業龍光寺譯出後，殊少有人弘揚。解脫戒本經，比五分律晚出一百多年，其內容與十誦律戒本相同。有部律的譯出，比五分律遲了將近二百年，正好是在南山道宣律師（隋開皇十六年至唐高宗乾封二年——西元五九六至六六七年）以後四、五十年之間。當時律宗正是四分律鼎盛時期，所以雖然義淨三藏編精有部，奈何孤掌難鳴。依律之內容而言，有部爲最多，也最豐富，出家人應投入較多心力，繼起爲之弘揚光大。

關懷

每當聽到窗外寒風吹來，就想到在富裕的社會中，還有待關懷的貧苦衆生。本寺除長期稍盡棉薄之力外，適當歲末殘年之際，由虛空大德倡導冬令救濟，得到立即迴響，有福田功德會、陳文宗居士、本寺及本寺部分善信，共湊得拾壹萬元，購得毯子、米、油等，分配中區貧民五十戶、新化鎮貧民二十戶，及其他散戶等非中區貧民，及實際困苦者，詳細數字開列於後：

總收入： 一一五、五〇〇元

支出：米 三三、六〇〇元

油 一一、八四〇元

毯子 二七、〇〇〇元

現金 三八、〇〇〇元

合計：一一〇、四四〇元

尚餘款五千零六十元繳回福田會，以作經常救濟之用。

以此善根功德迴向，願一切衆生皆能建立一切善根福德幢幡，得如來智，永斷結縛。

湛然寺七十七年度共修表

名 稱	日 期	時 間	說 明
法 華 會	每月初一、十五	上午9:30-12:00	繼續第十遍法華經轉讀、解說、上供、午齋
念 佛 會	每週六	晚上7:30- 9:30	念佛、開示、大回向
消 災 會	每月十四、三十	晚上7:30- 9:00	藥師延生普佛
內 明 會	每周日	晚上7:30- 9:00	基礎佛法學習
聲 明 會	春秋兩季各十周 每周兩次	晚上7:30- 9:00	梵唄、鍵椎、儀軌教學
因 明 會	每周六	下午2:30- 4:30	在佛隨研習大疏
福 田 會	隨時		檀施波羅蜜、部分供僧、救助等工作
福田雜誌	陽曆每月十五出版		普遍宣播正法、報導、歡迎投稿、贈送
因明雜誌	季刊		以宏揚佛法及因明天台思想為主
天 台 藏 印 行 會			第九冊以次
因 明 藏 印 行 會			付印第一冊
助 念 會	臨時		為本寺信徒往生助念
千 佛 會	正月初一起五天	8:00-17:00	頂禮三千佛懺、午供、午齋
慈悲道場	二月十二起八天	8:00-21:30	頂禮梁皇寶懺七天、觀音法會一天
浴 佛 會	四月初八	上午9:00-12:00	浴佛、上供、午齋
大 悲 會	六月十七起三天	9:00-17:00	頂禮大悲寶懺
孟蘭盆會	七月十五	9:30-21:00	誦孟蘭盆經、上供、午齋、供僧、晚大蒙山施食
地 藏 會	七月三十	9:00-17:00	誦地藏經
觀 音 會	九月十九	上午9:00-12:00	誦普門品、普佛祝聖、上供、午齋
藥 師 會	九月廿七起三天	8:00-17:00	誦拜藥師佛經懺
結七念佛	十一月十一起七天	5:00-21:30	念佛
如 來 成 道 會	十二月初八	上午9:00-12:00	誦成道記、普佛、上供、喫臘八粥

附註：日期除寫明陽曆，皆為陰曆。完全公開，歡迎自由參加，自行化他。

導報會務月份一十七七

616921-4福田雜誌社帳戶)

(會訊第76期)

捐款芳名錄

(總計 陸萬陸仟元整)

叁仟伍佰元： 陳文宗 李雪梨

叁仟元： 蔡信義

貳仟元： 無名氏

壹仟元： 李富邦

柒佰元： 無名氏

陸佰元： 會中明

伍佰元： 王秀宛

張漢宜

廖江源

陳希錢

李隆智

劉世武

謝宜璋

呂宇烈

吳文忠

肆佰元： 許種玉

叁佰元： 許素玉

杜秀美

陳清喜

蔡山河

王治

貳佰元： 許李春

陳亮吟

侯梅雪

洪金蓮

邱韻格

慈芬

陳昭孔

林偉程

邱馨儀

壹佰元： 徐國清

王壽枝

侯漢洲

陳俊傑

嚴森永

蔡雪映

會國雄

蕭甘棠

杜秀菊

鄭碧霞

黃進明

顏高龍

謝子雄

黃慧香

黃美玉

許正明

鄭海英

呂義豐

日昕電子公司

郭春瑾

印證法師

吳阿滿

陳永漢

無名氏

無名氏

蔡嘉真

賴金滿

宋淑貞

施全金

陳建成

方若暫

侯純敏

許嘉惠

方佩華

壹佰元： 呂彥吉 董水治 應心 施政宏 黃雪金 龍齊屏 徐芳生 王巧英 梁基一 施孟君 郭阿英 林連佛 葉忠璋 尤福祥 葉鳳蕉 侯雅菱 陳彩鳳 侯佳雯 方龍騰 董美琴 劉美珠 葉秀治 王文正 吳添福 郭美玉 王萬福 蔡錦雀 吳春梅 陳玉村 梁秀卿 王郭沛治 梁秀卿

77年1月份收支明細表

收	上月結存	\$ 63,913.90
	本月收入	\$ 66,000.00
入	總收入	\$129,913.90
支	本會支出	
	福田雜誌第19期印刷費	7,070.00
	福田雜誌第19期郵資	686.00
	照相打字	2,750.00
	半年封面(福田雜誌)	19,420.00
	劃撥代金及手續費	156.00
濟助支	李寶珠	1,000.00
	冬令救濟	30,000.00
	梁黃玉柳	4,000.00
	黃立進	2,000.00
	歐瑞寶	3,000.00
	李榮柏	1,000.00
	董明定	4,000.00
	蘇高微	3,000.00
	陳牽治	1,000.00
	李瑞娥	500.00
	吳姜	500.00
	林文乾	3,000.00
	台灣省聾啞福利協會台東分會	500.00
出	總支出	\$83,582.00
	本月結存	\$46,331.90

壹佰元： 李海水

林宣旭

林巧金

吳森榮

妙慧

張相辰

陳豐貴

梁田雪銀

李錦敏

吳金田

楊瑜閱

妙慧

呂麟釗

鄧博仁

徐李笑

顏淑琴

廖敏慧

田光耀

吳延村

邱榮坤

王玉琴

虛空

邱金釵

邱金蕊

陳金鈿

楊子慧

顏郭岡市

慈芬

蘇莊妹

毛美玉

陳華玉

徐李貴

林盼

王國萍

張強生

吳董寶

邱崑在

王雲

邱文君

侯秀蘭

林美華

陳彩麗

楊思慈

陳孟宏

陳子榮

史江聖

梁林陣

林盼

郭滿足

陳蕊

林宣甫

楊進丁

魏立哲

王識人

林修

陳寶秀

李亮臣

香明師

吳金水

徐國貞

盡慧

葉慧美

鄧乃仁

徐淑美

謝春霞

林宣甫

會長：陳錫璋
副會長：鄭海英
顏高龍

會功德福田寺湛然

(如蒙捐助請利用郵路)

1 月份救濟事蹟

一、住台南市長溪街一段一六八巷二一五號的蘇高微女士，早年喪夫僅有一子，但其子患有精神病，需長期療養，龐大的醫藥費使蘇女士耗盡家產終至無力負擔；最近蘇女士又罹患腎臟病，但因無錢就醫而臥病在床，全家生活陷入困境，極需社會上善心人士，能伸出援手，給予救助，本會得知，資助叁仟元整。

二、住下營鄉甲中村十七鄰十六甲七四號的林文乾先生，罹患糖尿病、腎臟病及靜脈瘤，今住院在高雄蔡外科病院治療，急需醫藥費，盼善心人士濟助，本會得知，捐助叁仟元整。

三、住高雄縣茄萣鄉嘉賜村茄萣路二段三六三號的梁黃玉柳女士，現年三十多歲，丈夫去世二年多，獨自撫養五個幼兒，最大國小五年級，最小六歲，一家六口僅賴梁女士在家作手工藝，賺取微薄薪資貼補家用，生活艱辛，境況堪憐，期盼仁人善士伸出援手，扶助這家孤寡，本會得知，資助肆仟元整。

四、住台南縣仁德鄉新田村七七號黃萬壽先生，係鄉公所所列級貧戶，其妻早逝，他的身體每下愈況，家計艱苦。不幸罹患左鎖骨惡性腫瘤，於去年十二月卅一日去逝，目前仍停柩在家中，留下兩個男孩黃立進、黃立玄（分別就讀仁德國中、小），無依無靠，喪事無人料理，急盼仁人善士濟助，本會得知，資助貳仟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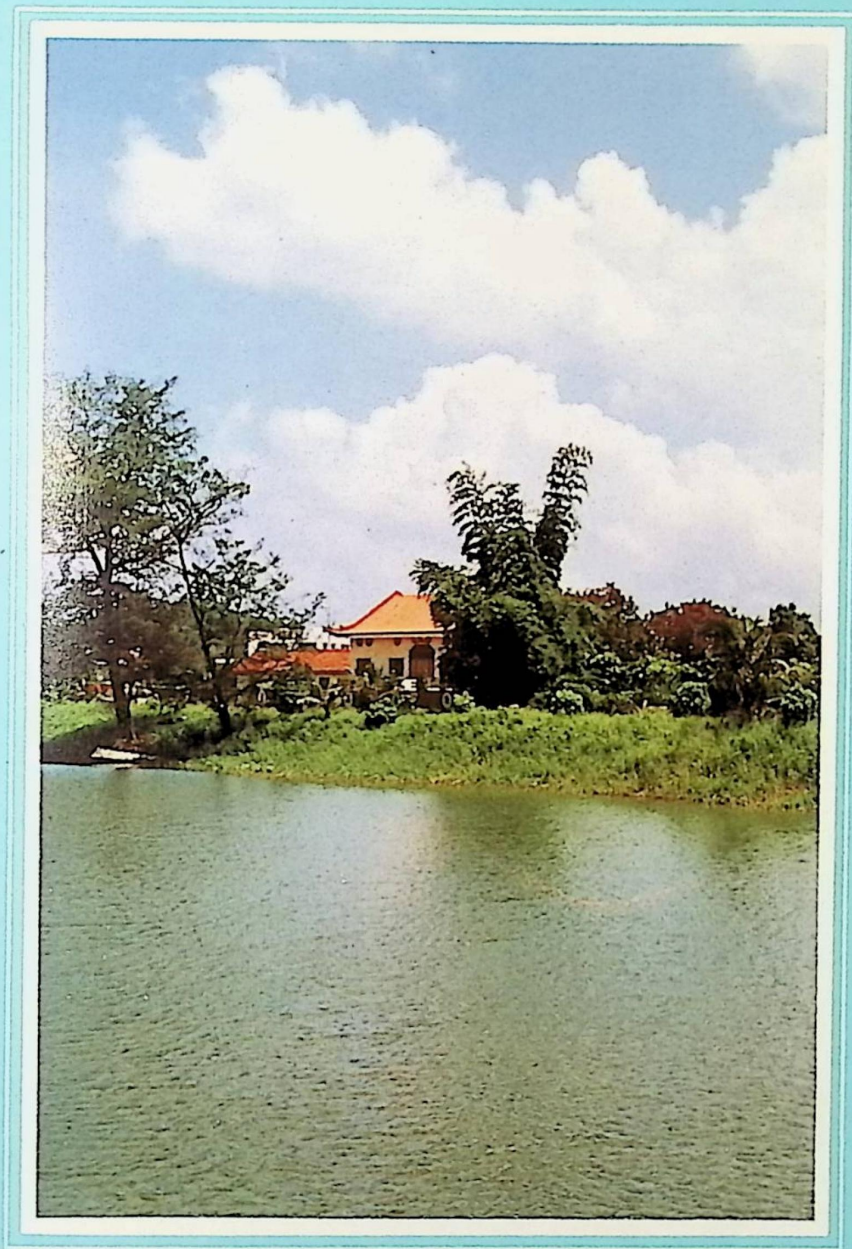
五、住左鎮鄉光和村光路一九九號的董明定先生，現年二十四歲，於去年十一月因罩丸發炎，引起敗血症住進台南市新樓醫院，醫師會診緊急開刀，已稍好轉，但他的腸子仍有發炎現象，須用高貴藥之營養針治療腸發炎處，若沒有好轉，則須再開一次刀。董先生上有年老體弱無力謀生的父母待養，且開刀花了近十萬元的費用，經濟窘困，無法負擔昂貴的藥費，盼望慈善人士扶助，渡過難關，本會得知，資助肆仟元整。

六、歐瑞寶、鄭如月夫婦車禍喪生，遺下子女三人，長子歐俊雄十一歲，長女歐瓊楓八歲，次子歐俊良五歲，可憐三個兄妹無依無靠，目前暫由其表叔蔡夢熊代為扶養，事經佳里警分局獲悉，發動捐助，亦盼各界共伸援手，本會得知，捐款叁仟元整。

七、本會捐款伍佰元予台灣省聾啞協進會台東縣分會。

八、湛然寺發起冬令救濟，本會資款叁萬元整。

九、本會固定救濟戶：李榮柏、陳牽治、李寶珠等各壹仟元，李王瑞娥、吳姜等各伍佰元。



除夕

山茨
通際禪師

春回幽谷見梅新
雪水煎茶樂不勝
誰道夜深年是盡
曉來依舊日東昇

走馬燈

無際
明悟禪師

團團馳走不停留
無箇明人指路頭
滅卻心中些子火
刀槍人馬一齊休